

CLOUDLESS SKY



墨木的天

彭宇 ● 著

2 天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墨尔本的天

晴朗的天

彭宇·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墨尔本的天, 晴朗的天 / 彭宇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360-6428-7

I. ①墨…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198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朱燕玲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李玉玺
封面题字: 吴晓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的话

● 彭 宇

住在澳大利亚超过二十年了，我猜我在踏上这片土地的初期就有过以新天地新生活为题材写小说的冲动。因为在清理杂物时，常常会找到一些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写下的文字。但为什么迟迟没有切实付诸行动呢？我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忙，可能是因为累，更可能是欠缺一个启动的契机。

去年的某一天，偶尔听见 SBS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说，如今还在读书、写书爬格子的人已经像史前动物一样珍贵了。我不禁问自己：你一直想写的书在哪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异想天开也好不自量力也罢，人如果有心愿，经过一番努力达成了就叫做美好，失败了也称得上是无悔，不作任何尝试就放弃，便成了终生遗憾。

我决定了要拿起笔来。

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入手角度的问题，反映留学生生活的小说已经有很多，我不想再去细数我

们当年的艰辛，于是选择了着眼于“旅澳军团”经过二十年挣扎奋斗之后的生存状况，我的出发点是写一本轻松、通俗的小说。

接下来就是确定故事发生的时间。2009年，在几个年轻朋友的引诱下，我开始写博客，记录身边的大小事件，聊点闲情逸致。回头看那段时间写下的文章，感觉那真是个多事之秋，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澳大利亚墨尔本更有着它自身的不太平，这里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山林大火，一次轻微但惊动全城的地震，还遭到了来自南美洲令人谈之色变的猪流感的袭击，2009年是个故事层出不穷的年份。

写作的过程是一种既愉快又郁闷的体验。

每晚坐在电脑前面，忘却了日间的尘嚣，在幻想的世界里与书中的人物像朋友般进行思想交流，叙说他们的身世命运，为他们编织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也许充满了遗憾和不如意，但在小说的世界里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让笔下的男女情有所归，心里因而常萦绕一股“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兴。我必须承认，写小说带给我美妙的满足感。

年轻时读了一本琼瑶小说之后曾经很轻狂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写些个恋爱故事吗？其实不然，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完满，除了有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思考，还要有精巧的构思和练达的文字功夫，欠缺了这些，纵然有再广的阅历、再生动的素材，呈献给读者的也只会是一只塞满杂物的抽屉。道理是明摆着的，有没有能力做到却是另一回事，我深深感到自己实在是才情有限，

时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懊恼，甚至萌生过半途而废的念头，但到了最后献丑的勇气还是战胜了藏拙之心。

感谢在天上的爸爸。都是我不好，给了您一种错觉，让您以为我是个有本事的人，对我寄予厚望。您也许不知道，您在病中的嘱托、您殷切的目光始终是鞭策我前行的动力，即便是在人生最艰难最彷徨的时刻，我也未敢掉以轻心。人要活得有目标才不至于沦为行尸走肉，我的目标就是让您在天上绽露舒心的笑容。

家里人给了我太多的支持和鼓励，这里就不一一致谢了。安琪，原谅我一次又一次把你从身边轰开，希望你长大后能够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里特别要提一提本书封面的题签者、世界华人艺术大会国际金奖得主吴晓云，这些年你明里暗里为我在两边排骨插满了刀，我知道你说过不用谢，所以就不谢了。

认识我的朋友，请千万不要把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就算你读到了似曾相识的人或事，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那也不代表我写的就必定是你熟悉的那个他、她、它噢。我可以坦白地说，故事里面只有两个人物是真实的，而且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他们是建筑师约翰·肯尼先生和历史学家斯图亚特·麦森泰尔教授，他们的友善和博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一次闲聊我都获益良多。

同胞们来到此地，大都换了一种活法，每个人对移民生活都有各自独特的感受。这本书写的是我眼中看到的“洋插队”生涯，是我眼中看到

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如果有朋友读完我的故事掩卷一笑，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

墨尔本的月亮并不特别地圆，但这里的空气是一等一的新鲜，我爱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更珍惜头顶这片宽阔的蓝天。

彭宇

2011 年 10 月 23 日于墨尔本冬日水库

adap628@hotmail.com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两点。

澳大利亚墨尔本正遭遇着七十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白云飘，太阳火辣辣地晒下来，四十三摄氏度的高温，把世界闻名的花园之城烤得枯草遍地。

著名的费滋罗伊花园附近有条瑰蕾大街，平日车来人往，此时却静悄悄的，透过滚烫的空气，路两旁的树和房子看上去颤巍巍虚飘飘，好像随时会化成青烟挥散而去。一条卷毛小狗趴在自家屋檐下吐着粉红舌头呼哧呼哧喘气，身体颤动得像台高速运转的马达。

从大街的尽头走来了一个中国女孩，高高的个子，穿一件松身的麻纱上衣，下摆露出一截牛仔短裤边缘卷起的毛穗，脚踏一双平底帆布鞋。她叫雷婷婷，走过小狗家门时朝它挥挥手：“嗨，狗狗，知不知道163号在哪边？”小狗只摇了摇尾巴，吠都懒得吠。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热得连狗都不理人了。

雷婷婷继续往前走，终于找到了那幢高层雅柏文，乘电梯上了23楼，掏出威廉斯太太给她的钥匙打开了2305号房门。

一阵清凉扑面而来，没人在家居然还开着冷气，这家

的主人好阔气。

赶紧上趟厕所吧，人有三急，从上火车憋到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哎呀，厕所在哪里？雷婷婷顺着客厅往前找，室内的情形真是五行欠收拾了，脏衣服、旧报纸到处都是，时尚的装修和家具被淹没在一片混乱之下。噢，找到了，婷婷已经可以看见卫生间的花岗岩地板，她如释重负，一边伸手去解皮带一边大踏步闯了进去。

“撞鬼啰！”卫生间里竟站着个裸体的男人，他本来是背对雷婷婷的，听见响声嗖地转过身来，大吉利是，全身上下一览无遗。

滴着水珠的强壮臂膀，两排坚实腹肌，双腿修长健硕……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见过活生生的异性胴体，而且还如此健美，雷婷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福。

那个人也吓了一大跳，本能地用大毛巾遮蔽身体厉声问道：“你是谁？”

他的嗓音浑厚透着威严，雷婷婷狼狈不堪，一边退后一边澄清：“我是威廉斯太太推荐来的清洁工，她说下午五点前不会有人在家。”说话时手里还握着腰间解了一半的皮带扣呢，真是尴尬死了。

“砰！”门在婷婷身后狠狠地关上了。

十分钟后，一个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的美男子站在雷婷婷面前。现在可以看清楚他的模样了，二十五六岁，金黄卷曲的头发披散在脸庞周围，随意中散发着豪迈，高而直的鼻子下面是线条分明的嘴唇，眼睛是那种明净深邃的蓝，此刻正流露着清凛的目光。

他居高临下一脸愠怒地打量着眼前的中国女孩，这就是他奶奶威廉斯太太给他推荐来的清洁工，她的眼睛很特别，又大又亮，眼角处往上那么一翘，看上去好傲气。

雷婷婷心里本来有点那个，但镇定一想，她又不是故意的，是你自己告诉人家五点钟前不会在家，于是也不打算再作解释，脑袋一偏，蹙着漆黑细长的眉毛，也拿眼睛盯着他，摆出一副“不看也看了，你发火也没有用”的架势。

美男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挥了挥手欲言又止，最后把头一甩，扬长而去。

雷婷婷发了一会儿愣，想起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于是赶快开始打扫卫生。脏碗碟放到洗碗机里，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把机器都轰隆隆地开动起来，就去把茶几上的报纸书籍叠整齐，桌子椅子擦干净，墙角处有一堆散乱的琴谱，婷婷也顺手收拾了一下，厨房也清洗过了，现在只需把地上东一双西一双随意乱丢的鞋子收起来，就可以吸尘，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但那么多双鞋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环顾四周也不见有鞋架，想想反正那个人已经走了，雷婷婷走进卧室把壁柜逐个打开来找。嗨，只见里头衣服堆得杂乱无章，该挂的不挂该叠的不叠，特别是那几个抽屉，内衣裤和散乱袜子裹作一团，关都关不上。她叹了口气，把抽屉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毯上，然后分门别类各就各位，特别是那些袜子，一双一双叠好码放得整齐有序。

与卧室紧挨着的是一个略小的房间，看样子是用作书房，雷婷婷在这里找到了放鞋的地方。柜子里面同一款式同一号码的新运动鞋居然不下二十双，真是蔚为大观，那家伙是卖鞋的吗？否则的话他一定是个神经病。

三个小时之后，干净碗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洗好熨好的衣服散发着淡淡清香，屋里窗明几净，状况已经从原始部落进化到二十一世纪文明社会，雷婷婷临走的时候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说我已经将功赎

罪了，你如果还是想不开非要炒了我，我也能理解。再见了，美男子。

一回到家，婷婷就迫不及待地把今天的艳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佳宁。

“好靓仔喔他真是，这么高……”雷婷婷向佳宁比划了一下，“金头发，那双眼蓝得像海水一样，可惜啦，搞得太狼狈了，不然的话……”她意犹未尽不无可惜地叹气。

“不然的话就怎样？靓仔到令我们雷婷婷一见倾心，他有言承旭好看吗？”佳宁感兴趣地追问。

好久没有听见“有言承旭好看吗？”这个句式了。猛地听佳宁这样一说，两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还痴迷言承旭呀？有七八年了吧？”雷婷婷微笑地瞧着佳宁。

那是在广州。

雷婷婷和佳宁读初中的时候，正是台湾偶像团体F4名噪一时的年代。全班女生都爱言承旭，爱得最走火入魔的就是陈佳宁，谁要是夸哪个男生长得帅，她就质疑：“有言承旭好看吗？”

雷婷婷却不以为然，她常常唱反调泼佳宁冷水，说在F4里头言承旭歌唱得不及朱孝天好，舞跳得不够吴建豪劲，五官长得不如仔仔精致，有什么了不起。但佳宁不管，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理由。

那时候的佳宁，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最喜欢舞文弄墨。她有一个大本子，里面收集了数不清的言承旭的照片，写满了为言承旭而作的散文小诗。雷婷婷呢，钢琴已经练到八级了，也颇通一点乐理，佳宁就求她帮忙谱曲。

好朋友嘛，当然要拔刀相助，婷婷挑了一篇歌词在语文课间开小差作起曲来。结果被语文老师当场抓获，俩人被传去办公室问话。

语文老师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北方小伙子，他仔细地读了她们的“作品”，出人意料地夸奖道：“文笔不错呵，感情朴实情真意切。你们俩将来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成为专业的音乐创作人。”然后他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言承旭的影迷遍布东南亚，喜欢他的人恐怕可以组成几个集团军了，但不要气馁，要把心里那份期盼化为动力，投入到学习中，把自己培养成出类拔萃的女孩子，将来才有可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到那时别说是盐承旭，就是糖承旭、油承旭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佳宁听雷婷婷提起这段往事，来了兴致，竟从柜子里翻出那本久违了的集子，取出吉他弹唱起她们为言承旭而写的歌，当年在她们中学校园流行一时的《熟悉的陌生人》：

偷偷想你蓝天一样晴朗的笑容，
偷偷想你的俏皮酒窝，
个子高高肩膀宽宽，
还有你那些深情的歌。
遥远而亲切，
星光点点洒进梦里边，
遥远而亲切，
千里之外你的声音我听得见。

可是你的笑容你的身影，
永远定格在冰冷海报里，

你到底在向谁微笑，
你又是为了谁忧郁？
熟悉的陌生人，
天天在面前出现，
熟悉的陌生人，
我的心事你根本听不见。

唱起久违的歌，忆起了久违的往事。

雷婷婷的作曲梦就是从那时开始萌芽的，因为这首歌在校园的流行，音乐老师专门找她谈话鼓励她朝这方面努力。婷婷果然不负众望，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星海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倒是佳宁没有顺理成章地读中文系当作家，她远渡重洋到澳大利亚读高中，考大学时为就业机会着想选择了会计专业。

“但其实现在我还是有选修文学课程的，作为一种兴趣安慰自己，毕竟这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啊。”佳宁说。

“是吗？文学是你少年时代的梦想？我还以为做言承旭的女朋友才是你那时候的梦想呢。”雷婷婷夸张地笑道。

“乱讲，打死你信不信！”佳宁的小圆脸涨得通红。

“别死撑啦，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那时候整天盯着这个本子，双眼像镶了钩子，恨不得把人家言承旭从照片里头挖出来，你敢不承认吗？”

“我哪有？”佳宁脸更红了。

“那你脸红什么，噢，难道你还苦恋着言承旭呀？也是，他至今单身，说不定就是在等你长大哩，好有幻想空间喔。”

佳宁扑过去一边捶着雷婷婷一边骂：“死人头，没良心，自己碰到了个一见钟情就拿我来取笑开心。”

“说真的，美男情结嘛，女孩子都会有的啦。但我猜你爱的其实是言承旭的外表加上道明寺的一往情深吧。靓仔痴情加上超级有钱，那样的男生恐怕也就电视剧里才会有。”雷婷婷停止了玩笑，认真地说。

“就是啊，”佳宁说，“要面对面过一辈子的人喔，太难看怎么对得起自己？太穷岂不委屈自己？”

“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爱我，不然的话其他一切都免谈。”雷婷婷说。佳宁正要答话，听见有人砰砰地敲门，进来的是房东的女儿杨阳。杨阳是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虽然是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但因为母亲是广州人的缘故，所以会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她笑嘻嘻地说：“妈妈说可以吃饭了。”又问：“刚才你们唱的是什么歌？我从来没听到过，好好听喔。”

“刚才那首歌吗？”雷婷婷嘻嘻哈哈地说道，“你当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佳宁姐姐作给她梦中情人的啊！”

“梦中情人？是谁啊？”

“就是那个……”

“再啰唆小心我……”佳宁掐住了雷婷婷的脖子。一行人打打闹闹地来到饭厅，房东阿姨杨晓燕正在炒最后一个菜，听见女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由得好奇地问：“什么事那么热闹？”

“妈妈，佳宁姐姐有个梦中情人！”

“没有，晓燕阿姨别听她们乱讲，是婷婷遇上个一见钟情……”

杨晓燕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三个如花的少女，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那段一见钟情。

张向阳！

那天，晓燕跟同学一起去张教授家里问功课。一进门，正碰上他从房间里走出来，高个子，黝黑健康的肤色，T恤牛仔裤恰到好处地显现他健美的身材，好精神的男孩子啊。只看了他一眼，晓燕已经怦然心动。

他显然也被她吸引了。那时候的晓燕，是外语系二年级学生，身材高挑，活泼美丽，唇边有一颗小小黑痣，笑起来分外有风采。

他帮师母为大家斟茶倒水，杯子递给晓燕的时候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张向阳，怎么称呼你？”

“杨晓燕。”她落落大方地回答。

一个星期后，晓燕收到向阳的来信，他开门见山地写道：“晓燕，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写了这封信。我喜欢你。第一眼看见你就被你迷住了，很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讨厌我，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请到我家来，我会在楼下等你。”

“妈妈，发什么愣呵？菜都要炒焦啦！”杨阳的声音把杨晓燕从旧梦中惊醒。“哎呀，大概是太热啦，头都昏了。”她支吾掩饰着。

“最近几天热得简直发昏，气温一直在四十摄氏度上下徘徊，整座城市好似火炉一样，气都快要喘不过来了。刚刚新闻才在说近日来已经发生独居老人因酷热病倒甚至死亡的惨剧。如果真的是上帝造人，他老人家干吗不把我们做得铜皮铁骨更抗高温耐严寒一点？”佳宁抱怨道。

“你不如反过来想一想，是人类自己把全球气温推到了连上帝都始料不及的程度吧。”雷婷婷接口说，“我们在追求先进科技的同时，也把自己与灾难的距离拉近了。”

“你们在讲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杨阳问。

“叫你好好学中文你就是不用心，看吧，人家说话稍微多用几个词你就听不懂了。你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蕉人。”晓燕又好气又好笑地教训女儿。

“香蕉人？”雷婷婷不解地问。

“你来澳大利亚的时间还短，没听过这类讲法，香蕉不是黄皮白心吗？中国人的肤色，白种人的思维，形容这类在外国出生长大的冒牌华人。”佳宁指着杨阳解释道。

“婷婷，来澳大利亚有一个月了吧？过得习惯吗？有困难要跟我讲喔。”晓燕说。

雷婷婷感激地点点头。

雷婷婷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好，到澳大利亚以来一直很顺利。首先，一下飞机就有佳宁的接应，吃住在晓燕阿姨家，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为找房子和做饭的事情烦恼。当初选择到墨尔本攻读硕士学位，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知道有佳宁在，心里比较踏实吧。如今俩人上同一所大学，住同一个房间，在异国他乡也算是有个照应。其次就是遇到威廉斯太太，无意之中就解决了练琴和教琴工作的问题，比在华人餐馆打工轻松而且工钱高很多。

晚饭后雷婷婷回房间写日记。邂逅了一位美男子，不，应该是裸体的美男子，人生难得一见的经典场面，绝对有必要用文字记录下来。

多么英俊的男生啊，在他家干活既轻松，价钱又比教琴还要高，可惜了，他一定不想再见到我，这份工作可能会保不住。

粗略算一下，现在每星期教钢琴、餐馆打工和星期五做清洁的工钱大约有二百五十块，刚好够付房租伙食和零用。雷婷婷的目标本来是想分担一部分学费，毕竟爸爸妈

妈都是靠薪水过活的大学教师，唯一的额外收入就是他们的一些稿费，不像一些同学家里猪笼进水似的涌进钱财。为了满足女儿出国深造的愿望，爸妈拿出他们的全部积蓄付了一年的学费，实在是来之不易。但挣钱的事是急不来的，只好等等看啦，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多教琴的机会。美男子要是炒了我，收入就少了一截，付房租都不够了。

雷婷婷在日记里写道：

世上多少尴尬事，全凭一副厚脸皮。出来行走，胆大心细脸皮厚是第一要素。全球性金融危机之际，到处都在裁员，工作好难找。所以，为生存计，务必要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下星期如果他不打电话来解雇我，我就继续混下去。雷婷婷加油！

正写着日记，杨阳敲门进来了。

“婷婷姐姐，这是我明天中文学校要交的功课，能帮我吗？”她递过来一个练习本。

“没问题。”雷婷婷接过本子翻看着，“杨阳，你是跟你妈妈姓的吗？”

“婷婷！”佳宁使劲打眼色阻止她继续发问。

“不要紧的。”杨阳对佳宁笑笑，然后很坦然地告诉雷婷婷，“我是跟我妈妈姓，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爸。”

“你爸爸他……不要你们了吗？”

“不知道。小时候问过妈妈，她说爸爸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做医生去了。后来我看电影里面如果大人跟小孩说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意思就是那个人死了。我就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已经死了？她就流着眼泪摇头，所以我也再不敢再问了。”